

我记得十二月的一个傍晚,回到家,在三妹家的农具小屋里,听见了窸窸窣窣的声音,因为担心是老鼠在里面作祟,我就打开门去看看,发现里面是一只老猫,我们家的猫。老猫见了我,有点惊讶,喵一声后,抬头,望我,眼珠子一动也不动。我说,怎么会躲在这里?从哪里钻进来的?低头往猫身边看去,发现有三四只小猫,全都躲在老猫身下,它们蠕动着柔软的身体,白亮的皮肤上还没有长毛。我知道老猫落小猫了。我想说,知道自己生产了,为什么不在猫窝里住呢?

晚上,我将那件事向母亲做了汇报。母亲说,老猫肚皮很大很大,估计这几天肯定是落小猫了,所以我们不能管了。为什么不管?母亲说,管了就会给老猫找麻烦。我问原因,母亲问我看见老猫了没有?我说看见了。母亲握了拳头,上下抖动,提高了声音说,你闯祸了,你看着,明天早上,老猫带着猫孩子又换地方去了,一家人跑来颠去,像逃荒,辛苦哇?我表示不太相信,母亲说,你看着。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小屋里,进门一看,猫原先住的地方,连个猫影子都没有了,翻开各种农具横找竖找,还是看不见猫。我急了,在这寒冷的冬天,老猫可以不住猫窠,那些刚出生的猫孩子呢?老猫把它们藏到哪里了,老猫靠什么力量把它们转移到别处呢?我出门了,开始四处找寻,到柴仓里,到床底下,到厨房间,到楼道口,全都找寻了,没有发现。

母亲说别找了,找到了,又让老猫受苦受难的。我确实不懂这里面的缘故,母亲说话了,意思是:刚生下小猫的老猫,有着母亲一般的细心、用心、爱心,只要有人发现它的住处,看见它的孩子,它就一定会衔着它的孩子,东奔西颠,去寻找一个不为人知的住处。这是猫性决定的,也是娘心决定的,我们别去惊扰它们。

我有点相信,因为是母亲说的,可我偏偏又碰着了老猫。

我去给叔叔送点茶叶,走过田岸时,却看见老猫在叔叔家外面搭建的烧饭间里。那是一个不足两平方米的地方,虽然有遮风避雨的顶棚,但地面是水泥地。这地方确实很少有人光顾,但毕竟在外面,一是不安全,二是地面冷,最大的问题是,叔叔家离开我们家有百米之多,这么长的距离,那老猫是如何用嘴巴衔着孩子们到这里的,又是什么时候开始转移的。我想到了这些实际的问题,感觉自己对不起老猫,又感觉老猫太不相信我们了。

母亲说,少想啊,你看见了老猫,要装作不看见才对。尽管如此,我内心还是想到了另外的事情,既然我又看见了猫,老猫也一定会搬走的,我确认是不是真的这样,也是算上一堂知识和人生的课。第二天早上,我就去看看老猫昨晚住的地方,到底在不在?到了那里,感受到了寂静、寒冷,以及窒息,我就知道老猫确实再一次带着小猫到别处去了。我心底开始敬服老猫了,钦佩它爱子之心的执着与伟大。世界上,如此这般呵护自己孩子安全的,用生命捍卫自己孩子安全的,也就是我们的母亲。除此之外,老猫也是最出色的母亲之一。

从此我再也没有去找老猫住处了。母亲告诉我,等小猫长大到会走路的时候,老猫自会领着它的孩子,愉快地来到我们家,热忱地来看我们一家人。

我不说了,看了母亲一眼,其实所有母亲都是一样的。



徐先生心心念念太行山挂壁公路自驾行,车在到达南太行郭亮村山脚下的停车场时受阻。

当地旅游管理部门新规所有游客必须乘坐指定的大巴上山后再步行至景点、住宿……正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有个昂扬健硕的当地小伙子小宋来到我们车旁问:是否需要由他带领上山驾行?并自我介绍从军五年(其中两年在戈兰高地黎以边境的联合国维和部队)退役后回到家乡与心爱的姑娘结婚生女的经历。我们看了他在维和部队中服役的

旅游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此话出自曹丕未当魏文帝之前。其父曹操、其弟曹植与他合称“三曹”,为拉拢汉末文人,创建了一个建安文学社团。当时名气很大的孔融(孔子二十世孙)与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皆列其中。各有才俊,各有佳作。

曹丕的文采似乎弱于曹植,诗文也不如曹操雄浑壮阔,但他写的《燕歌行》开创了七言新诗体,他还是中国最早的文论家。

古代文人吟诗作文,几乎没有一个不认为自己文章老子天下第一。因文章之优劣,到了一定水平,很难分出伯仲,《汉书》作者班固瞧不起同时代的才子傅毅。曹丕在《典论·论文》分析道:“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又说:“家有敝帚,享之千金”,这是天下文人的通病。

这种现象至汉末越演越烈,汉末才子祢衡聪颖超人,读书过目不忘,因其恃才傲物,竟说:“大儿孔文举(孔融),小儿杨德祖(杨修)。”孔融、杨修

要到站了,老刘和前边几位乘客打着招呼:“不好意思,请让让。”有几位避让了,还有一位女士背着

老刘猜想地铁轮轨的摩擦声太响,人家可能没听见,便提高声调,叫了一声:“美女,您下车吗?”

那女士依然纹丝不动。他又高声一句:“美女!”

女士遽然回首,怒目而视:“你叫谁呀!”老刘愣住了,一时如鲠在喉,满脸不知所措。

老刘定了定心神,又一脸和气,也加添一点歉意地说道:“不好意思,我到站了,您不下车吧?”

那女士嗔怒地瞪了他一眼,转过身,有些不情愿地轻缓挪步,让出了尺余空间。

一日,老刘与友文明人晚上散步时,他又禁不住提起,当下对陌生女子不都是这么称呼的吗?

明人也碰到过类似的尴尬。那是好多年前,他在北京出差,向一位遛狗的女孩问路。他先是叫了一声师傅,那女孩不理不睬,那条棕褐色的马尔济斯



萌新 (摄影) 江明龙

照片,就选择了信任。就此开始了连连不断的惊险加惊喜的太行山之旅。

从南太行的上腊江、陈家园、昆山、郭亮四条挂壁公路到丹分、佛子沟两大峡谷,以及太行版的科罗拉多大峡谷——三角口水库。不只是穿行在挂壁公路上的惊心动魄,其他路段的盘山公路上也是险情不断。小宋对家乡太行山南麓的一草一木、一石一坑都烂熟于心,坐在副驾座上,时不时地提醒徐先生:小心!前

方右侧有个大坑。当我们的车子完好无损地开出难度最大的昆山挂壁公路时,小伙子伸出了大拇指!

上腊江挂壁公路是我们此行通过的

第一条挂壁公路,开凿于海拔1200多

米的悬崖峭壁之上,也是南太行海拔最高的挂壁公路,风景秀美、宏伟壮观,每一个岩壁窗口都是极佳的观景台。

小宋的安排是有他的道理的,先易后难,考察一下徐先生的驾驶技能、心理素质,不行的

文人相亲

曹正文

历年不衰。据《唐才子传》载,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位诗人聚会时,互不服气。王昌龄提议一边喝酒吟诗,一边听梨园伶人唱曲,谁的诗被唱得最多,谁就是第一,另两位异口同声附和。酒宴一开场,伶人便唱了王昌龄两首绝句,接下来唱的是高适的一首绝句,王之涣很窘迫,脱口而出:“乐人所唱的下俚之词”,话音未落,伶人便唱了:“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王之涣转怒为喜。当时的伶人不仅才貌出众,还满腹才情,三人终于打了个平手。

但在中国文坛,还有许多“文人相亲”乃至“文人相敬”的雅集,比如伯乐与钟子期的“古琴相会”,王羲之与群贤的“兰亭相

犬,倒是朝他翻了翻蓝眼珠,三角形的耳朵支棱着。明人遂改口道:“小姐,想问一下,民族大剧院往哪个方向走?”那女孩这回转脸了,但语气犀利如剑:“谁是小姐!你看错人了!”明人有点懵,忽然醒悟,那女孩鼻子里哼哼两声,牵着狗离开了。

“称呼的变化,几十年来确实

更替太快,就说美女一词吧,大街小巷,酒肆饭馆,时时可闻,许多女同胞似乎都乐意接纳的。也有不愿领受的。你说的是一例。有次我的一位老同事在居委会叫了一位老阿姨美女,老阿姨带点嘲弄的口吻说,我都这把年纪了,你还这么叫,寻我开心呀!”

明人道。

“是呀,现在称呼都叫乱了,以前一声同志,或者一声师傅,都

解决了。人嘛,本身也得有承受力,叫什么都是一份尊敬,不必过于计较。那天,我在茶吧里,对女店长叫了声大姐,她回我说,我有这么老嘛!我连忙改叫她妹子,她眼珠子又突出了,你是吃我豆腐吧?”老刘感叹道。

他们踮跬到街心公园门口。夜色和灯光下,一位年轻男子牵着一位小女孩走了过来,用带点徽南口音的普通话问道:“老爷爷,我要到嘉里中心,怎么走?”

老刘来气了:“你叫我们什么?老爷爷?你睁大眼睛再看看!”

年轻男子傻呆了,还是小女孩凑近,乖巧而脆生生地叫了一声:“老伯伯好!”老刘默不作声。

明人给他们指了路,他们再三谢谢,走开了。他对还在气头上的老刘说:“你何必为生这这么大气呀!”

老刘说:“我是刚奔五的人,这家伙睁眼瞎呀!”

“人家也是这么一叫,又不会影响你的提拔,我们刚才还在说这个呢,你是不是也蒙圈了?”明人笑道。

老刘顿了顿,拍了一下自己脑门:“哎,我怎么也犯糊涂了,计较起这称呼来了!”

七夕会

他代驾

之后的昆山挂壁公路了。全长7.5公里,其中挂壁部分2.5公里的昆山挂壁公路,因只有2.2米的高、宽度,30度的斜坡,以及90度的直角弯而位居太行山七条挂壁公路之第一险峻路段,也是我们此行开过的四条挂壁公路中的第三条。我虽然“胆大包天”立于悬崖边缘留影,却不敢坐在副驾座位上直面兜兜而来的峭响怪石,胆战心惊地熬过这2.5公里,方把跳到喉咙口的心落回原位。

“60”后能有这般惊心动魄的旅途,无憾了!

称职,但他作为文论家,他足够格。

曹丕之后,文人相轻,依旧

首绝句,接下来唱的是高适的一首绝句,王之涣很窘迫,脱口而出:“乐人所唱的下俚之词”,话音未落,伶人便唱了:“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王之涣转怒为喜。当时的伶人不仅才貌出众,还满腹才情,三人终于打了个平手。

但在中国文坛,还有许多“文人相亲”乃至“文人相敬”的雅集,比如伯乐与钟子期的“古琴相会”,王羲之与群贤的“兰亭相

年少时住家在海沧路溧阳路(现为四平路)口,有家一开间门面的照相馆。外表简洁朴实,装饰并非华丽,同不远处四川路上的蝶花照相馆、鲁艺照相馆等,不可相媲美。但此馆却受到周围居民的青睐光顾,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历史、生活的影像和记忆。

这家照相馆名为万华。孩童时,母亲教我识字,说我名字中的“华”字同万华照相馆的华字一样。“华”成为我认识的第一个文字。这家万华照相馆楼下是营业服务柜台开票,沿左边楼梯上去就是摄影室。室内有绘制的大幅彩色布景,有山水树木,亭台楼阁,房间陈设等,还有一幅天安门城楼布景,画得非常逼真。室内中间有一部可以前后推拉移动的立地式车架上置有照相机。摄影师在拍照时手按快门,并做手势,如同导演殷启发调动顾客的表情、神态姿势,以在最佳瞬间按下快门拍成最佳成像。

记得那年春节时,姐姐带我和弟弟去“万华”拍照。摄影师安排我们三人坐在背景是天安门城楼前的华表下。当年不到十岁的我和弟弟身穿棉袄,头戴棉帽,脚蹬棉鞋。姐姐梳着两条短小辫,含笑扶着弟弟。而我初上镜头,则有些紧张而不知所措,傻乎乎地对着镜头。这张姐弟三人照,是我第一次拍照,现在仍保存着。

照相馆为了做好生意,还精心挑选了十多张人像作品照,陈列在橱窗里展示。照片有黑白的,也有上色彩的(当年还没影照),照片上大部分是工农兵形象,还有朝气蓬勃的中小学生和鹤发童颜的慈祥老人。个个都神采奕奕,光彩照人,引来许多人驻足围观。有一天,邻家张阿姨向我母亲道喜,说我家外孙照片在照相馆橱窗里展示了。母亲赶去看了,果然是六岁时的小外孙,照片上了彩色,穿着白色毛线衣、蓝色背带裤,咧着小嘴,笑得很甜,惹人喜欢。

那年月里能购置一台照相机的人家为数不多,照相机属于高档商品,一般人家玩不起。但照相馆里有照相机出租,凭户口簿等有效证件就能借到。照相机只有两台,要借到它须在店刚开门时捷足先登方能如愿。我家对面就是照相馆,那天一早我带上户口本直奔那里,刚开门不多时,我就借到了。兄弟姐妹陪着母亲到西郊公园游玩了一天。园里狮虎熊豹、猿猴斑马、孔雀海狮等都进入镜头了,有的动物还进入我们观赏时拍照的背景之中、同框之内,如大象、长颈鹿等。我们拍下了好几张照片,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天。

除了拍照和借照相机,我还是照相馆常客。“万华”还有什么吸引我的?那里有《新民晚报》。我那时读小学时,就喜欢看报纸,经常在里弄或路边阅报栏仁足阅报。有天路过照相馆,眼前一亮,见店里沙发茶几旁有报纸,我即进去同认识的营业员打个招呼,便顺势坐下拿起我喜爱的晚报看了起来。有天我去照相馆,不见沙发茶几上有报纸。正欲离开,那位营业员阿姨从柜台里拿出报纸给我说,她刚看过,正好让我接着看,并夸我小蛮要学习的,是好小国。我被她说得不好意思了。但有次我“出洋相”了。那天摄影师拿着一份测验卷递到我面前,问我能给答题吗?我一看上面尽是当年时事新闻内容的题目。我知之不多很茫然,不知如何应答,摄影师和阿姨见我窘相都笑了起来。他们说看报纸怎不知如何答题,笑我不关心时事。说得我很难堪,也让他们说对了。我那时看报纸喜欢看文艺体育和副刊散文诗歌之类。

“万华”后来改名“向阳”,再后来改换门庭,成了小吃店。建造地铁4号、10号线时,那里沿街商铺全部拆除。而今旧貌换新颜,道路宽广,高楼林立,绿树成荫。但与万华照相馆的往事令人难忘,与之情结如烟,也挥之不去。

照相馆往事

曹振华

曹振华

曹振华